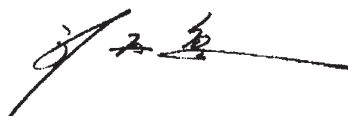


關於真理的思考與認知



《二十一世紀》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的一份人文社科綜合性雜誌，它理所當然以探求真理為自己的使命。所以，在它創刊三十周年之際，我便以真理為話題，談談自己的想法。

青少年時代，常受一種教育，相信有一種四時皆準、四海皆準的真理，這就是毛澤東思想。出國後，反思過往，方明白這乃是幼稚，乃是誤解。但是，到底有沒有真理？應不應該尋找追求真理？真理是相對的還是絕對的？等等問題，畢竟是人生與科學的大事。即對真理有個正確的態度，總是需要的，我願意把自己對真理的認識，與學界的友人交流一下。先把這些認知表述於下：

第一，尊重真理，追求真理，崇尚真理，一直是我的第一品格。我從事文學理論研究，更是把文學真理視為第一生命。我反對文學為政治服務（毛澤東：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〉），也拒絕「政治為文學服務」（馬英九的提法）。也因此，我不認同那種分不清「實際」與「真際」的偽反映論和否定人性豐富性、複雜性的偽典型論。出國之後，又批評曹丕與梁啟超對文學性質的界定。所謂「經國之大業」，表面上抬高文學，實際上把文學淪為「國」之器具。而所謂「沒有新小說就沒有新國家」，也是如此。表面抬高，實則貶抑文學自身的獨立價值。我的一切質疑，均為了文學，即為了彰顯文學真理。

第二，真理於不同層面顯示不同意義。莊子的「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」，正是指不同層面具有不同真理。在政治層面上，清滅了明，當然是清勝



攝影：曹光

利了，可以說滿清贏了才是真理。可是在文化層面上，文字滅亡了、滿文化也被消滅了，清朝贏了嗎？金庸生前多次和我談歌詞，他最喜歡的歌詞是「滄海一聲笑，滔滔兩岸潮……誰負誰勝出天知曉？！」從不同層面看勝負，確實可作出不同判斷。在北京時，曾認定「一分為二」是真理，出國後學佛學禪，又認定「不二法門」是真理。那麼，到底哪個命題是真理呢？其實，不同層面上，二者都可成立。真理發展到偉大哲學家康德(Immanuel Kant)那裏，「一」變成「二」。真理化為悖論，化為二律背反。矛盾，悖論，二律背反，其實是一個意思，都是指相反的命題均符合充分理由律，即相反的命題都帶有真理性。這樣，真理就不是一，而是



上帝是否存在是歷來爭論不休的話題。(資料圖片)

二。康德提出著名的四大悖論，即四項二律背反。我們可引申一下，說明當今世界爭論最強烈的問題，即上帝存在不存在的問題。那麼，我可以回答，說上帝不存在，這是真理，因為你永遠無法用邏輯或經驗證明上帝的存在。然而，說上帝存在也是真理，只要你把上帝當作一種情感、一種心靈，祂就存在。上帝明明在你心中，能否定掉嗎？可見，在科學層面與在情感層面，真理的定義是完全不同的。

第三，真理多數是相對的，那麼，有絕對真理嗎？我的回答是：有。例如，「人必有一死」；又如，「一加一等於二」。絕對真理就是中國所說的不易之理。關於《易經》，漢代鄭玄說可分為簡易、變易、不易。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，作為天、地、人，都要求生。這是絕對真理，即不易之理。人活着需要吃飯，這也是不易的絕對真理。當然，絕對真理也因場境而異。例如，在系統論的場境下，他們要證明的是「一加一大於二」。還有，我曾說，各種真理可能都是相對的，但有一樣真理恐怕是絕對的，這就是「人生太短，時間不夠用」。我認定這是絕對真理，但有人以為不然，說「人生很長，時間足夠用」，我也不會與之爭論。可見，絕對真理也因人而異。

因為真理永遠無法窮盡，所以在真理面前唯一正確的態度是謙虛。只有虛懷若谷，才能不斷靠近真理。我們只能抵達真理的某一個站口，不可能抵達真理的峰頂。一旦覺得已抵達峰頂，下一步肯定要走下坡路了。那種以為自己的思想已四海皆準，乃是一種狂妄的態度。

劉再復 著名作家、文學評論家，現任香港科技大學高等研究院高級訪問院士。